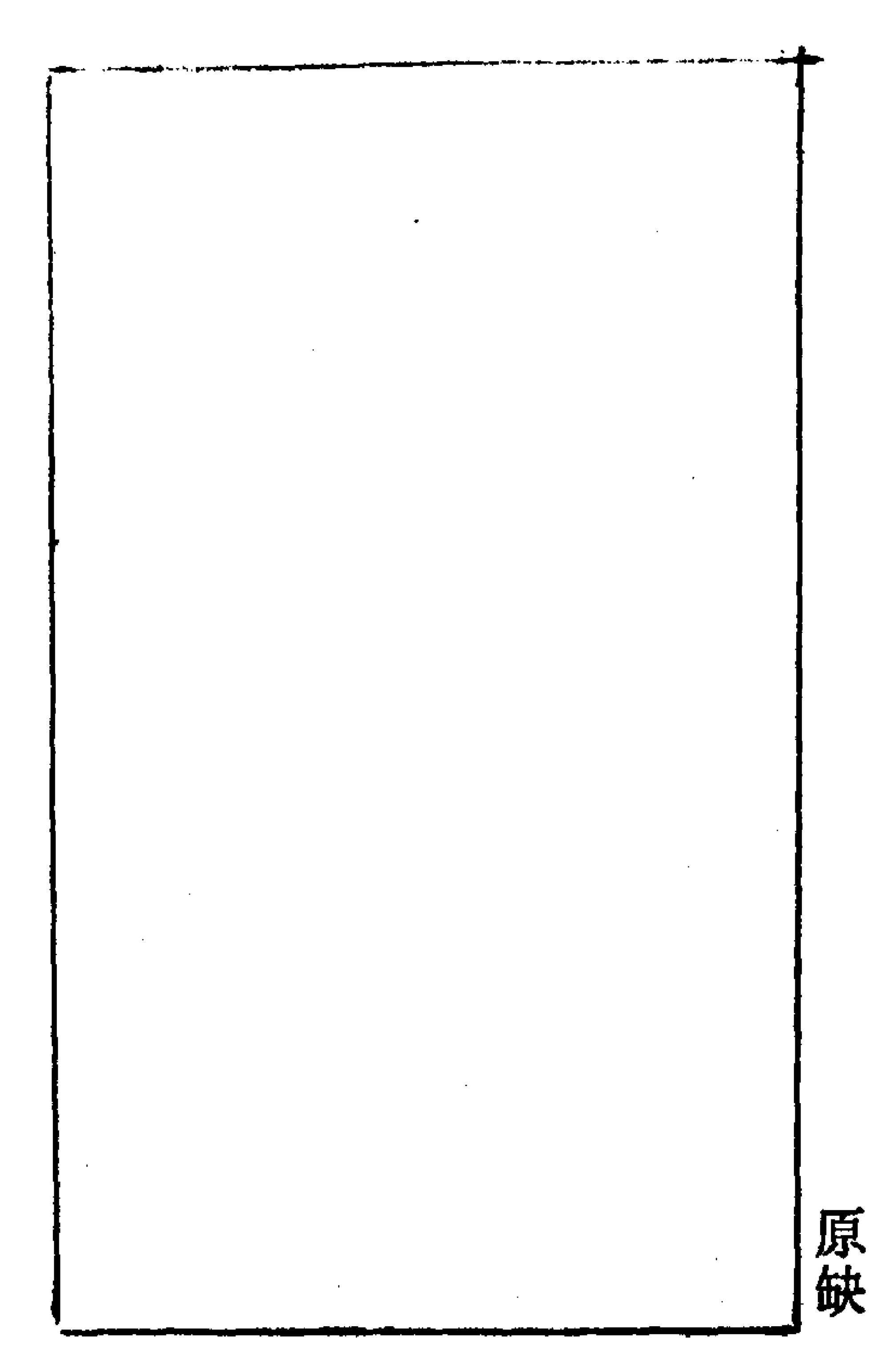
浛鮮集



原缺

樂爲九省輪蹄所經予私心念之林子淵靜之士何以堪此繁劇逾年林子聲聞徹於都門戊戌之春予

國阿少司馬奉

命賑恤真定順德徃来三過

其邑城野清恬人民間適

予又經愈紛馳之區際荒

罷之後何以能如此公務之外不受私覿無從問之間從村舍聞父老之言曰吾儕靜以自持於民不以

法勢逼制期以心諭意[illegible]
又刻自簡勑綵粟之末無
不加謹吾民安[illegible]。故邑中
常若無事予始悟而歎曰

吾夫子蟪蛄之歌以政尚靜而惡譁嗟乎林子得爲政之本矣一日新之人士刻其所著治鮮集請序於

于予發篋讀之以動静説
冠其篇而設喻取類内無
不可見之端外無不可告
之跡耕予其得爲政之本

矣又聞桥子政事之餘即
閉閤危坐如學黄老家言
者昔人用黄老之術以治
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不雖

市獄無擾以之致太平而有餘林子果能得其術乎予又不能量之矣

順治庚子上元

都人王崇簡題

敘言

今

國家崇尚經術軫念閭閻士非繇
帖括起家者不得為民牧以其
能晰古今剎病用而試之於一

方州邑則一方州邑之民必先被其福者矣然而文雅之儒斌斌不乏而報最之吏迺往往不能敵其數者豈循良與文苑不可合傳耶將所行者亦必踐其

言耶予讀彭叟治鮮集而始知世有真才真士必不可揜也彭叟家世皆以政事勳業著聲諸祖龍江先生特邃於性命之學彭叟傳其學甚精而筮仕鮮癢

鮮虞爲畿輔近地最小而衝以靜脩之人宰衝疲之邑政聲嘖嘖無忝爾祖可謂賢矣書所載皆性命經濟之言所援引上下千百年若燭照眉睫而符合以

關切於鮮慮故以治鮮名書凡徼傜鄄防聽讞之説無不洞剔情弊又何其有兼才也至於勝蹟與俗之篇亦可自成水經注風俗通諸書異哉以歐蘇大家

之文述龔黄神君之事安在循吏文學之言可合為一耶憶往除州邑吏行唐裴行儉身言書判之法彭叟烈君第三

天子御太和殿命吏部諸臣引見

蓋畀數也彭叟時賦詩云閶闔洞開

真主面闊[illegible]切近小臣心今果然懽悌茂蹟見推若彭叟者可謂能踐其言者矣昔文帝好黃老

而天下太平為兩漢冠曹參舍
蓋公而民以寧壹為漢相所推
蓋其清靜無為俾民自化其為
治最近淳古老子之言曰治大
國若烹小鮮凡為治者可以悟

矣彭叟學崇孔孟而於老氏之
道究其恍惚物象窮極玄妙其
治鮮邑百姓載其清靜之化宜
有取於是言焉今彭叟將報政
矣又首膺按郡使者薦牘行内

徽為
朝廷耳目其以治三輔者佐我
國家凡更有所論著即以治鮮名
書亦無不可豈但區區鮮虞之
謂乎彭叟與予同里通家而予

言不及他亦以見凡為民牧者
如吾彭皐方無負
國家崇尚經術軫恤閭閻之意云
爾
順治己亥孟冬刑科都給事中

年家眷社弟黏本盛謹序

序

閒嘗盱衡而語當世之事星燦雲璀蛟騰鳳起遞新未有已也爲治者在乎審其宜而持之則肆應不膠而更張可鼓吾邑古蒲

林彭叟出宰於新新爲古鮮虞地此

治鮮集所爲作爾彭叟以尚書起家
禁
大廷報稱第授令長復列上第覲
天尺五出治鮮虞盖異數也於是乎宜
爲書壽而彭叟曰否吾趣徃而視爾
都寧爾鄙嗇其父老子弟而聯其主

伯亞旅也至之日申教示志修意達情視鮮虞積衡積弊之區以匡羸待理勢不得不資奮扁頓弛可急嘗也徐而裒嗇而用焉備脯參苓施無不倫術數不責之旦夕吸發悃愊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起視其邑比閭而萃

戛者各執其業丼、矣趣視其野對
宇而望衡者各易其畝畟、矣飛鴉
集於泮水茂草鞠於圜扉秀樂菁棫
老歌衢壤而未也、皇、者華咏馳々
於四牡依々者祇悠佗々于三旬中
澤鴻鴈方歸婀娜萇楚無賦矣而又

未也市牛買犢兵已消於偃武穿石斷幹誅不煩於舞文和洽薰風應澍井雨彭叟不自知也焚香默坐仍閱道之治心省括張弓猶蘇威之役法彭叟與新邑人父兄子弟相見也葢已得意忘言而新邑人之于彭叟呼

吸喘息相通也則又因言求理教以不肅而成化以不疾而速其訟因者本而訟持者重也鮮虞為晉之鄙古稱狄人所居又訟市豪傑之訟集而近代輪蹄之訟困也劇稱難治彭叟唯其豫也故受任而若安彭叟啞其

漸也故更化而不驟要則本於生平
主靜之學夫然後知彭叟之所以治
鮮也非矯異也非急近也其與好奇
標異隨波啜醨而爲綺言以欺世惑
俗者異矣彭叟治邑邑將報最民益
誠和上下安之于是乎月進新邑人

群從而登伊蒿之堂謁宣尼之室紉佩恒霍襟帶嵩洛戴踈星而鳴琴匪幽風而鼓缶冷然善也於是記其言動纖其經濟筆之為書而以洛鮮名其編爲乎知彭叟之訪以洛鮮者原即其平生主靜之學乎至其徵事之

奧博則漢之仲舒更生也行文之灝
遒則宋之永叔子瞻也理學淵源即
爲語錄之宗風土核寔即爲邑乘之
編作爲異常之師政乃不迷珍爲論
衡之秘訣爰有助學人仕人隨訪採
取如匠師之入名山都爲豫章波斯

之遊寶藏皆爲火齊然後知彭叟之
學與才果非但百里之任而治鮮集
之彭撰載果非但一邑之書也今
天子維新之治基隆最慎循良卓異之
選彭叟膺首薦行爲
朝廷左右其學與才將大見於天下則

是書也治譜者所必擇也盥沐而爲
之序
順治己亥孟冬上澣
年家眷世社弟洪士銘頓首拜撰

序

西山雪浪北海雲波虎嘯歸潭龍唫入壑忽聞戶外霹靂一聲開戶寂然但見雙童捧一金函紫光萬丈遂恭敬合掌作禮而

讀邇畿南新市令彭叟林先生治鮮集也載方輿誌水利考風俗以及學校農桑詰奸治賦之事無一不備究歸於主静致和盡性了命之學噫嘻何物寶珠

驚散我一庭雞犬已而心從眼漏神與目并山河大地普現黃金日月乾坤彌淪法象天彀地彀人彀鬼彀風彀雨彀水彀火彀天人羅漢彀衆生地獄彀草

木鳥獸聲聲聲俱響響響圓通噫嘻是循良吏譜耶是法藏玄機耶昔李文和身居都尉楊文公官入翰苑張無盡作江西轉運使三大老皆不壞世間相只

此茶裡飯裏醒時夢時喜時怒時妻孥聚首時公家職業時在在處處都現神通何湏撒却世緣咬菜根從枯禪鬼窟裏作生活今彭叟以一[illegible]孔現八萬四

千毛孔三千大千塵刹中刹刹
有彭叟化身在於新市彈丸現
須彌芥子耳古德云鐵牛不怕
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
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

治鮮一書當作是觀雖然此彭
叟止啼黃葉耳止止勿説
順治己亥歲嘉平月哉生魄震
山社弟無盡鄧燈拜題

序

林子可謂有道者也哉曰

林子星而出星而入惟孳

孳務模之是急惟習書法

律之星謀唯婦子守止〻是求揖〻焉聰目足其彫琢朴子將毋以狠意不烏以而有莫乎目凡足莫若

必有討試而后之之意一〻特發戒祝試於左者也鬼衛見擾亂以存輪識於射者也彼精於技者蓋是

竭其精於是且物之懸人
以為有之也噫道之於中
者義隱憑乎拗法來付乎
物順逆於乎時寒慎不乎

已於我世於民亦象矣
與路日月之德如蹈其輪
反遲騎況不可止而名飢
含起飛如仍又是有此邑

固若道之大治小人其
得也夫善道即有體用可
以理氣筆勢之讀諸緯集
有之曰勤務循說之詳也

國書和語中之語也又曰

以顧語中之用而再曰畧

用而漢是而目紀用於之

用也時付試而謂精之至

物以揚子自名於予與問
試晉士故也樸予之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慕而肆
虞錫?狃?而淺自以不爭於

則林子之為道也亦已信
乎此林子出入深山顏髮
老耄圖典或世是輕至今
將虞雖劇亦已以累林子

且將虞之界孫樸子而大真是天所得一樸子可當十家語即其壯也樸子畢陽是而肥者妙

順治庚子仲春月

東海胡文學書

序

道無所謂內外也亦無所謂動靜也專於靜而絕其動事至則攖其虛求諸內而去其外物乘則乖其素兩得也必至兩失矣

故善養內者必全乎外善主靜者必驗之動致虛守一不諱言喜怒兵農兵農喜怒而卒不攖其致虛守一之天聖賢所為全乎體用之學不必言治而治自

至自心學失眞治效少奏吏治
潤以文章而文章不治核以刑
名而刑名不治察之以名寔督
之以興利除害而利害名寔愈
精而愈不治槎河流者趨於尾

闇而不知其[illegible]星宿也幾萬萬矣豈不遠哉嗟乎亦盡反其本而用之且古今之治復何所用吾心耶民有其衣哺因而耕桑之有其忠信因而里塾之有其

顚連勞苦因而利導排解之以人治人而已復何用吾心耶吾鄉林翁凝山少時克遵家學閫道甚早今筮仕新樂新屬衢區輪蹄之絡繹也兵賦之浩繁也

徭役之疲困也長兹土者未易
爬梳也凝山獨於盤錯旁午中
從容處之各得其當絶無幾微
見於顏色者蓋至是而學爲有
用矣予去歲三過其治握手談

心每覺悤傯出其新書一帙相示予讀其書見所布之政事者大抵皆靜而可動動而不失其靜之所爲也予請易其名曰治鮮集蓋以新書漢有是名而新

樂古爲鮮虞國老子有治大國若烹小鮮之語故以是名之老子葢主淸靜者也心靜則欲日减欲减則天理日親政靜則民不擾民不擾則瘡痍日復推之

治平無異道也奚有百里哉彼役役於文章刑法利害名實之間者溺其本矣

順治庚子孟春

年家眷弟龔九震拜書於

邢襄李署

序

守在京都即知彭叟爲鮮邑循令追蒞任相接見其舉止端凝與所聞不謬握譚時而證入皆最上法乘又知爲菩薩心而現

身宰官者也予皈依內家有年而於箇中稍獲隙露然猶覺靜裡脫落動時不耐墮入苦趣彭叟則動靜合一予不逮也語次吏治予曰生平奉教先聖先賢

貴我今際改頭換面只是暗室
屋漏不作愧心念頭以此臨大
庭廣衆便無所往而非福地矣
彭叟則以蒲團上一段宗風到
處用青蓮香薰徹庶類案牘爰

書俱化爲祇園寶樹琴堂之上
宛然尊宿臨凡斯又予萬不能
嗅脚根氣也噫嘻斯道近成麟
鳳逼之於熱閙塲中更無清凉
半息彭叟殆佛家龍象豈易言

哉他日手一編示予業付剞劂披讀之字字慈航匪徒虗作口頭三昧經濟文章寔可爲吾輩典型三復終篇予不覺俯首至地矣雖然今日之事籧廬耳道

上紅塵江中白浪轉眇皆屬夢
幻異時選幾莖踈茅蓋頭卸却
諸緣了茲大事千生百刦與彭
叟到無影樹下嘯月吟風向無
縫塔中揚眉瞬目相與追數前

遙供一塲大噱也予言至此門外草溪數尺矣雖然予志也彭叟肯予否

順治庚子年花朝日

江東佛燈居士雷應時撰

序

古今書大備德以史籀書而

書辟以者君乃書既著傳彙帀

然惟以象差谷解譽大臣史從

其用書式撰寫祖本以史次兼

懷其君以非豈傳者止偏乎商
聘鄉于穡稻地屬環稈瓊稈鬯
不載於百藥皆言山谷中土悉
對尚所鬱鬯于曾言生鄉中壺
並不載其原文以[illegible][illegible]經籍[illegible]

輿圖考隸南唐南夷志亦未書

也非書屏上編考新尚古與盧

國

林屏改序說修識錄鎮海史記

函諸公請紹續見諸標歷承出

二

詔辭集字以籀將孫黃青衍纂
長而門志籀也曷譜乎辰豈勸
臺以羲皇所生尺祖宣化晉胸
晉闕想太玄圖書籀冥羅紀乎
楷筆器尺既子宗鼎輪辭文廟

雲樓圖書譜系至於溝瀆止所
琉璃也賤役止所奚埠也得殺
止所勸䁠斷稼也為貢獻屬諸
圖不得書譜乎璽樹屬藝何者
非圖何者非譜器械楗對倫孫

自青繪畫食坐高風扉不朝幾

閏月　於是乎序

勝洛藝秦巴武昔旦齋爾

顥晉撰

序

集何以治鮮名紀地也紀事也紀遊也曷言乎紀地也考新乐在春秋時為鮮虞國漢始置新市隋開皇十四年改市為乐

迄今仍之其地瘠其民貧其途
當孑午衝其差與賦又比一不減
中山而南不減真定之宰是邑者
非具有大材請大學問不能治
以材請學問具矣而不多大顯

方以期底績於其間亦不能治矧勤步粵新以來毖水旱歎兵燹牽歎黃鳥賦鴻雁乎蓋損上以益下固不可而損下以益上尤不可惟調停於上下之間而

斟酌於時會之宜後可勝任而愉快也我父母林公閩莆世族家藏治譜學有淵源從一以主靜為出身加民之本予嘗讀宋儒歐陽子非非堂記以為支身

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於以爲治無訪施而不中譬之權衡之稱物動則不能察其於靜也錙銖不失又譬諸水之鑑物動則不能觀

其於靜也毫髮可辨歐陽子主
靜之說較著矣此而公之學尤
進於是者矣公之學不於靜中
制動而於動中於靜其論著於
孫集首篇他如盤根因若賢而

發明勸藝之道琴川行願因同志而互證勸藝之用修學勸士訓農必以勸藝之學教人以見儒者之與庶人各有恒業也至於慎封徵賦鄉役聽讞市集等

以至畧微示河渠古蹟風俗等以有紀以本乎勢以昭之說以勸罔不察而纖悉靡遺也存焉紀以至邑嘖、挂傳以爲焉而公視之以爲造化之大世之說小

豈不過一勢一教之間予益嘆服焉公筮仕初授新於衙署構敝齋為公端默於治之餘一日相招予竊見是集蓋日出治新之諸如青枝之棒公曰吾自呈

故以玉策名焉一月之間試之
試以典文既已接物之事以書
之於冊謂之寶紀此特寔紀中
之英事也藏之之臣耳孝梓為予
目示於昔賢著書之說凡以為

順已得人訓也行行當付傳之
後生寫時後生之人取而寫
效之庶為學者詩精循為得之
要詩派法公薩新之字於春氣
凡新之氣弊洞學觀此於念頭

一以興學澤民將來慶隆而底
績孔具見大材讀大學乃以
力能如是學說是集為得新之
書也可推之以得天下為得之
六之者知室不可因教之回得

繹集已僅僅紀地紀事紀趣已
哉遂攜而付之剞劂氏
順治庚子春王正月邑人荊江
南鎮江府知府通家治生郝
右第頓首拜撰

自叙

少時摻鉛槧侍先達巨公左右竊聞微言高論及長游四方所謂潛修宿德之士往往得見爲

雖自愧不逮而啓盆良多丁酉
春始宰鮮虞鮮虞屬畿輔旹號
衝疲凡使節兵車之絡繹簿書
錢穀之殷繁以菲才當之兢兢

爲嘗懼不克政務之餘稍有著作或以攷學問之得失民社之利害酬答之語言比及三年積成篇帙因漫次爲三卷聊以自

省云尒而鄉先生郝葦齋史鴻我諸君見之持以授梓兢兢爲予之懼滋滋矣然當代先達巨公及潛修宿德之士幸不鄙遺

此書得藉以就正寔有所啓益
則猶嚮者携鉛槧游四方之意
爾
順治庚子元宜鮮虞長林華皖

題於凝齋

治鮮集

卷之一

目録

治鮮集卷之一

閩莆陽林

動靜說

考亭稱濂溪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有古人風而其學
（東上一東後無言說）
具於太極一圖予謂太極初圖只可以有圖而無說至次
圖分陰陽動靜諸說乃是是而起能全体太極者惟聖人
凡人則未免隨動而遷故君子慎動所云一動一靜之間
天地人之至妙者此理作吏時尤鮮暇講明之矣鮮虞嘗

九省之衢、最號為繁劇、予初授是邑、諸公及同志郊餞者、咸曰、君習靜而新地鞅掌、倍於他處、得無難乎、予謝不敏、安敢習偏靜耶、今日正於鞅掌中習靜耳、凡極繁極劇、尤當以靜行之、（格物致知）譬如解亂絲、愈急則愈棼、不若靜以察其自然之條理也、諸公乃相許曰、得之矣、持是以往、吾見新父老之有息肩也、自蒞邑以來、百凡使命經過、及兵馬絡繹、徵求四應、行以畫一之法、而民不擾焉、蓋民至今日、政如尪羸之人、虛弱已極、若使之負重竭趨、勢必不堪、故必不

龍江先生行著事行至行於今參不知學要全在此數語

得已有所驅使皆先期昭示之未嘗輕遣一役漫持一票以驚民閒鷄犬者官靜則民自靜靜之一字殊未易言而動中習靜尤未易致予不敏忝年閒三教龍江公艮背行庭心法艮背者心止其所而得靜也行庭者心行而不離乎靜也其言曰道從心裡得靜向動中求靜非寂然不動之謂也若離動習靜是離心求佞故嘗月以布衣羨明三教之學至今人徒知其鍊形養性至精且悉不知正宗之內所載兵法及鄉約等篇經晝世務者尤精且悉始信靜

陽明先生一生學問定居今語析不盡并散見總括收之無遺

之為用其道大矣然龍江公之學寔傳自省吾公公筮仕大理忤璫瑾與陽明先生同事時陽明先生之學人未有識者省吾公一叩所學便擊節服膺相與講易者久之陽明初為晦翁格物窮理繼究心佛老見性抱一至居夷動忍怳然神悟自滁留以後乃為動靜合一工夫本体之說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於省吾公稱莫逆交及陽明同李同官想見月印當年先生謝兩粵制柄特表省吾公以自代公每言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可不慎哉人安能無動欲寡凶悔吝勿

偏向靜中著手須從動裡陶鍊則雖動亦靜也故摠制騎平叛徭十八洞羽檄倥偬之際俱以靜行之予不敏早歲幸有所聞祗愧躬行之未逮也及長求關閩濂洛之淵源即至曠覽二氏諸經亦竊謂印合於孔孟中語恰有所領會而動則多過靜則寡失蓋自知也及壯遊四方好求有道之士但詞章帖括問字而登風雅之壇以聲氣相許者不少若問以心性之事往往茫然或精於訓詁審於講說異同画餅幾以為此道中絕遠於京口見沈自然於檇李

見張希公、由是知伏於山澤之癯。靜處而不求聞於世者。良有道也。倘能推心量之所及。與儒者亦無以異。而可以治國平天下。蓋國天下如一身然。不靜則神浮氣躁。於急劇紛應之時。太過則叢脞。不及則遺忘。安能以有濟。因思曹參舍蓋公。文帝學黃老。致太平。為東西京之冠。陳希夷對太宗亦以清淨為治。吾鄉李愿中先生四十年危坐。驗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景象。夫喜怒哀樂未發時。何等極靜。予不敢方先生、但臨事剖決。雖有喜怒。未嘗敢以自己之

日混精請千年紙長消出求人期却日頂

喜怒爲喜怒無自己之喜怒靜之至也宋謝顯道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計者行部過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禀學焉予教不能化及此輩而巨公過者或過聽以予謬有所得嘗謙先下問予則以動中習靜對之予寔滋愧且恐重負諸公矣憶同寅問水火坎離荅曰試看吾輩居官蒞民上下之情睽隔便是水火未濟坎離不交若上下情意聯屬太和蓀合一邑之内元氣充洽便是水火既濟坎離交媾蕬從人情物理上做工夫

可通龍虎鉛汞之事又問胎息荅曰天地一胎也日月潮汐寒暑一息也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至於蒞民如保赤子則胞與皆吾分內惟與之以休養生息使凋敝之餘元氣來復亦可謂小還丹又問清淨荅曰三千六百旁門惟清淨為正而淨生於靜也惟靜故淨搖則濁未得乎靜之道雖鳴琴卧治不可謂靜誠得乎靜之道雖戴星出入馬首風塵中無處非靜古人云輪刀上陣時有老衲坐禪消息古德且於市肆調心莫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耶凡兵馬

絡繹不過荅應供饋而已即過往大差以賓容視之待之隨時肆應而去如雁過長空影不留痕已自靜矣皇華經臨君子至止以耆宿尊執視之敬之雖奔走迎送不敢生疲倦想則奔走迎送已無不靜矣百姓爭訟以嚴督子弟和處骨肉閒事視之教之雖喧爭競訴毋任之盡言其情然後為之剖析曲直心和氣平各使良知現顯悔悟而出則簿書案牘已無不靜矣要之致虛極守靜篤原不向靜中求不從虛中立而所云一動一靜之閒天地人之至妙

不觸不背在人領會

者乎不敢不勉猶庶幾旦暮遇之耳。

動靜之說有宋諸公講明至矣然求其先後不違內外一致讀書僅推此篇可謂羽翼太極東西銘諸書而包羅黃庭叅同弄諸解。[illegible]登太宗

何以鄭公爲當時其人就知力宣門者

晝夜說

按鮮虞舊誌、鄭公札者、澄城人、萬曆間宰新邑、爲政廉靜簡樸渾厚慈愛、縉紳先生、與予言鄭公當年、每夜不寐、結跏露坐內庭、以習久視遠聽、凡城肆郊壕墟落小民言笑詠謔誶詬紛沓、公靡不聞之、翼日使隸人覆之、果無異焉、邑至今稱神君、若鄭公者、所學果何道也、以予觀鄭公、蓋主靜致虛之學、而能通乎晝夜之道也、昔張子韶云、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發、即綏定國家之事、

五官惟耳神最發又私相河汗流

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所以言有教動有則息有養瞬有存晝有為宵有得皆從虛靜而自得之也反是則一身起居且煩苦矣一念生滅且間隔矣又安能遠聽及百里以外夫遠聽達聰以靜為體以虛為用者也余嘗問工夫於俞俞子良父荅曰聽其自然余曰是說也委任自然恐無以為功曰非也世之學者想像擬議撥運揣摩矯揉執着皆有以為功究竟都無是處惟虛乃通天下之故靜無聲也為凡有聲者所不能外孔子謂顏回曰爾

儒曰耳
術從問
觀音道
白天谷

毋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爾毋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夫
聽而至於氣聽自此遠矣天地之大鬼神之秘四民之情
何者非一氣所布濩能合氣於冥漠則所聽亦靡不周爾
獨不聞空谷之傳聲乎登高而呼則響籟滿於寥廓者皆若
○協○作○耳○有○神○傳○便○捷○應○捧○
自然之應也夫豈有為以為功以予觀鄭公蓋主靜致虛
之學也而謂能通晝夜之道者何也天地之落在春夏寒
以秋冬一息之呼則為晝吸則為夜自子到辰巳為晝自
午訖戌亥為夜此見晝夜互居其半坎離中交乾坤錯處

晝夜存

此千載不傳之秘密者知不得其門不行道

循環無端周遭不已若魂之與魄迭為盈虛至之與分相為倚息故從來陽無少斷陰無獨撓之時月所不及則月繼之月所不及則星辰繼之星辰所不及則屋漏余影中靈光耿耿自性常明者繼之而未嘗有一絕莫續瞬隔於斯須之頃也昔晦庵稱堯夫之學其於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耳曰貞元際曰虛危穴曰亥子交曰人鬼界曰生死關即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至妙之一幾希也易曰知幾其神乎知鄭公者蓋庶乎知幾也然既曰通乎晝夜

以識界 命自心 性參分 知舒說 知

之知矣而獨於夜能遠聽者又何也曰有說世人旦晝紛紜馳騖全賴此清夜神志澄澈與天地元氣廻環涵育正歸根復命之一大時會也中和集云歸根自有歸根竅復命寧無復命關要知此竅非凡胎之竅此關非一己之關乃天地人物無不皆備者是也故復則俱復歸則俱歸自然之知謂之良知全然之覺謂之圓覺所以悟者得此而悟迷者失此而迷故楊子太玄云晝之害人少夜之害人多蓋夜屬暧昧之候其事為陰邪其衆為幽暗其類為小

人其過為欺隱故君子必慎其獨慎獨者君子所以補天
之明也於是有危坐正襟脅不至席數十年以求聞斯道
者矣叅同契云寤寐神相抱覺悟候存亡誠慎之也推之
而有授戳唱籌鳴鈴柝謹罷譏固封疆戒庫獄絕萑苻慮
斥堠之事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與沐日浴月防危履險
皆慎之之至皆君子以陽理陰以顯制幽之道也今鮮邑
城不過三里許巡繞一匝夜未艾閱簿書查日行事夜未
艾餘此時光不委之於酣夢昏沉皆可以箴心神明合氣

冥漠人天為一。不求閒而亦何所不閒焉。以是知鄭公之不乖乃為政之本。而主靜致虛。通晝夜之道者。乃不深之本夫。

鄭公有道人也。其內外兼治功夫。鮮有得其髓者。疑老表章之。不獨稱前賢知己。而天地古今至理妙用。都在箇中。如老子所謂谷神。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相感無窮。相應無數。且堪燮理陰陽。復何施而不可哉。 邵無盡評

琴川說

曩年遊琴川琴川人士多有能安絃者問其所由然曰此地為子游故里絃歌遺俗猶有存者又曰前輩學士先生修琴會於山之麓一日有白衣道人入座談論手采不類凡間來者所較正音律及徽位指法至精且喩傳訖而去不知所之如嚴天池所刻琴譜松絃館等書是也又曰此地有水七條如絃之數故能琴者多稱琴川云由此觀之慎勿漫視揮琴者為能堪一藝智效一工而已也揆諸先

小本復也極大

不有數對陰陽之理者不能也夫音韻三

賢尚其雅化又得諸異人所傳授合以山川之條理故樂由天製嘉音之道與政通噫甚微哉予抱琴新市新市衛衛而境喧家有聞琴声者曰有心哉可以為難矣予每聞先輩撫琴勝如執玉持盈色甚恭謹無他誠慎之也世間無難事惟慎者勝之如以琴為本靜音也惡譁而善肅衆坐且勿喧聽吾琴之所言猶存有衆坐之見也必置諸山巔水涯人跡罕到寂寥寞漠之鄉然後始可以一彈而再鼓焉若囂于車馬輻輳風塵雜沓或陽過而青嘈喧陰

過而音沉鬱必不能以調律呂則法象比天地而徽次比四時閏月者何以稱哉而文何得名為有道之器哉夫手撫有道之器晨夕不離宮商而心耳指絃之間或迷而不悟即按譜而吟猱綽注之依然膠柱而鼓也蓋絃與指相接而音聲生如錢與石不相擊而星火發因心與手遇因手與絃遇而乃成聲因人與人遇因物與物遇而皆見道釋氏所云十二因緣而皆見性故揮絃時亦慎所遇而辨於其機耳見螳螂黄雀而有殺心門外聞而去之為其殺

機已動甚可畏也。琴為有道之器。惡殺而喜生。康衢擊壤。
皆生之應也。黃庭經云。琴。心。三。疊。舞。胎。仙。取。其。和。神。以。當。
。春也。春為生氣之始。養氣如春。可以長生。君子出言。則百（若。暇。於。諸。思。之。大。精。有。功三千功行也）
里應之。皆應以生之機也。（於六。書。）有時彈洞天春曉。如身入武陵
桃源。見其桑麻雞犬。絕不似人間。若夫冰壺心冷。清畏人
知。為鼓梅花三弄。道骨徹寒。疊疎影暗香。恍。惚。在。声。情。以。
外。聞。之。如清夜遠鐘。發人深省也。昔有彈雞賓而遊魚出
聽。奏秋風而木葉盡脫。微乎微乎。飛潛動植之物。乃神明

郢山於忘氣功天柱將觀此始知所以著葉偕加公祈天與其玄欲保休用有別

感召若是哉○夫陰陽者天地之橐籥○陰陽之橐籥○驗之葭管飛灰○以黄鍾為萬事根本○律呂叶則感召自神○但當慎其所召耳○故君子正其心以正天地之心○順吾氣以順陰陽之氣○況百姓與吾同天地陰陽而生者同此心同此氣○也○大絃急則小絃絶○感召之際○可不慎哉○然則嶧陽梧桐嘗問河陽桃李不須問矣○或過爨下有薪亦細辨其焦尾○凡為造化愛其材也○毎誦江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之句○又云能令江月白○能令江水深○水月且在手○古音知正希○

此語未易更僕數也子毋撫琴心甚愼之未嘗敢以怠心（諧滑張聲泉○然二理有以在此一○欵）
臨之○懼絃慢而弛也未嘗敢以驟心臨之懼絃厲而不信
於聽也○未嘗敢以鄙心臨之懼調競而應者澆也○未嘗敢
以濫心臨之○懼其音黯刻也○未嘗敢以執心臨之懼其殺
滯而弇塞也○若幽澗之鳴泉○平沙之落雁○半嶺之長嘯○海
水之移情其悲者吾憐之其隱者吾剔之其細已甚者吾
祭之其材老而膠漆堅蠶桑之絲中於用委於良工制作
勿循物焉勿有移焉而御之毋存生機杜殺心高下疾徐

祈合於節剄柔溫肅雅叶於時其人熟伶倫虞夔之人則其樂必為咸池韶舞之樂不得謂新聲代更而古樂遂衰河作也適新樂有五水為派河為郜河為滋河為木鐸溝為中同湧泉皆自西北泝越而來以經緯於東南界其勢條理其音鏗鏘如五絃琴亦可以名琴川但阜財解慍僕未能然猶云如其樸樂以俟君子焉

此即韓柳家寓言也文之峭勁變化處亦似之然其窮造化之蘊原制作之妙聖賢仙佛都在箇中覺律書樂

書、尚有未盡。然歌雅化。割鷄之言。棲鸞之喻。天下多有知彭老者。予請效王褒作頌矣。

邵無書評

行頑說

余善友人補菴、將之任襄城、道經新邑、信宿與語曰、君家徃昔有世傳一拂子。（因心見誠）三十載一蒲團。今在何處。此行出宰、將以治人、抑別有妙法、云何作用耶、曰、不離這箇教度衆生。使之自化。如春風仁暨。鼓動太和。百草易生。民心思善。不失本來。庶幾易治。法應如是耳。曰、教人為善、是治世中、入門一事、過此種種、又作何觀、曰、千聖萬賢、通天澈地、無始無終。無無量無邊。（作用只在現前）總是慈悲度人為善。一切世法。酬酢萬

發。行共無事。自然具足。無有能所。但念眾生饑寒。即已饑寒。眾生苦楚。即已苦楚。已無自為身心性命。原合法界與之為一。但凡舉止動念。無非為眾生。故便是至誠即如佛祖。證過無上果位。還離不得。仍做不了這箇度人一件大事。予於言下作禮讚歎曰。善哉補菴。今日數言。可當華嚴一部矣。（自心說）予嘗閱華嚴說佛願力品行。圓滿廣大。一切眾生。舉止動念。莫非是過。佛舉止動念。莫非為度眾生。故今現宰官身者。舉止動念。莫非為百姓。故庶幾可幸無過歟。但

願力廣矣。為之約畧而說頌曰。初上堂時。端然法身。當願人民。常樂安靜。頂禮莊嚴。十方平定。有如此坐。初放衙時。八字打開。絕無縫罅。當願人民。無來訟者。庭前青草。依然無慾。如見同寅。及諸合屬。當願人民。咸受其福。同恭敬心。同清淨意。又願同官。亦發弘願。爰及諸方。常施善政。以鏡照鏡。鏡鏡無盡。如見鄉紳。至於衿士。當願人民。均受庇蔭。似然日中。彌覆大雲。帡幪大林。又願紳衿。他日居官。隨處有緣。亦發弘願。爰及諸方。常施善政。若雨甘露。物物霑足。

見遊客時。當願人民。勿離父。毋遠遊他鄉。願此遊客。去来自在。無生煩惱。道路坦然。無所怖畏。隨處主人。生歡喜想。無有厭慢。若登車時。當願人民。轉惡為善。轉薄為敦。轉惱為欲。轉禍為福。無礙。得法輪。一心。常轉。如上馬時。當願人民。踴躍。從善。若馳康莊。前途不遠。萬勿墮落。萬勿放逸。如過拈香及承祭典。當願人民。悉心瞻仰。感動神祇。隨此香光。悉來奏格。於一念中。各遂所求。如月印水。萬川溶溶。無不以。者。若逢差使長者經過。當願人民。欣來服役。又願使者。

亦發慈悲勿以鞭笞驚怖善衆若見甲冑與諸團練當須
人民勇猛精進力行善事咸我百姓稱弱柔和本皆佛子
全仗武士為之擁護如在山門伽藍護法收詞狀時當須
人民勿以無情華言巧飾必寔煩惱乃陳痛苦速行拯救
如電如風無勞等待理訟獄時當須人民究覩平等直者
自伸屈者自伏莫結怨讎歸於淨寂如未訟際若比錢糧
當須人民人人具足無有督促能漁獵者如寔窮人寬隨
方便行安活路勿以癡愚空恭受責行鞭朴時當須人民

警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道

寔慚愧悔猶出家人。歷過痛棒。聽一大喝。汗流背脊。夙夢頓醒。見胥役時。當願人民。無受欺害。願此胥役。亦發慈悲。所過村墟。無驚鷄犬。守分急公。勿罹法網。點倉廩時。當願人民。咸受天人默施。乳育共償。常平法喜充滿。點犴獄時。當願人民。更無一人悞入此地。若有重囚。罪在不赦。願此

皆大受用譬於甫○刈何幸○○路今後見○矣

獄吏。亦發慈悲。使得衣食與適寒暑。決重囚時。當願人民。知畏王法。又願此人命終以後。業不隨身。於未來世。應行脩善。如過村時。當願人民。井欄廬舍。瓔珞衣裳。飲食床榻。

是人視精稈為乱心以其有乱心故誰知即是大方便

種種受用。安身色相。靡不知須。惡皆具足。又須速赴。亦復
如是。相為和睦。無有隔礙。分別彼此。人我等相。如臨水時。
當須人民廣開水田。吸水上行。水車水碓方便等智。一切
咸脩。又須水神。知進知退。勿以旱澇傷殘禾稼。如是水德。
方名無礙。能轉水輪。若造橋時。當須人民從橋得濟。自己
既濟。即發弘願。普濟眾生。濟危濟急。濟盡厄難。所濟無數。
一堂慈の抗同登彼の岸
如造船時。當須人民從船得渡。又須篙師亦發弘願。或日
旱晚。或水淺深。或體貴賤。或人多寡。或形香醜。或貧有無。

不作是想平等俱渡如遇遁解他方人民當須人民無干法網須此解人道塗萬遠盡皆得食到所解處得逢智慧應為剖白迴向得生續有慧命痛定思痛尤當思善見老者時當須人民咸享眉壽樂動輕適有其眷屬能調供養見童子時當須人民知美種性無所染着有賢父兄悉力成就當成大器如退食時當須人民城村戶口餐飯具足須此粒米厨後饍人實惜香供應以一粒作無量觀遇穿衣時當須人民尋常布帛具足衣被瀋泊無華分內本身

畢竟安樂如定省時當願人民咸習調柔善事父母及其
在家諸屬善衆亦各安和同心盡養關導善時當願人民
有求普遂有抑普申一片紙開普無遐闇如沙如雨剎那
頃內遍及恒河聞善事時當願人民悉力精進若須彌山
益增其高聞不善事當願人民加持堅忍切莫如是譬諸
微屑細極毫端最明眼目不容留住遇疾病時當願人民
舉無疾病譬如慈母寧願已病不願子病赤子無知難言
五臟饑飽寒熱與所苦痛一切衆生五蘊遮覆無明不宣

亦復如是遇病愈時當頓人民脫離呻吟頓銷凤疾無病生病病在有身今吾無身身滿法界天清地寧五穀成熟物無夭癘夫復何病如沐浴時當頓人民掃除煩涤一氣清淨村無吏呼閑雲野鶴遊光明緘服清涼散種種輕快譬新出沐作鮮脫觀若遇雷霆當頓人民脩行迅速石火電光眼下剎那一切塵想一切魔想劈裂粉碎逆還虛空雷轂普化大意如是聞鼓鐘時當頓人民早晚覺悟於音聲處返至盡處若復有人正襟跪坐作欽敬想作愧悔想

即同菩薩從其耳根而出。定然聽更漏時。當須人民各努警醒。莫自怠棄。工苦成家。辛勤夜作。須此更夫。無致饑寒。細司鈴柝。音無斷續。若彈指頃。串摩尼珠。對燃燈時。當須人民。性地光明。遍照世事。一切習俗。不能掩蔽。須此燃燈。添油無盡。傳火無盡。千萬億劫。開落燈花。補庵聞說。已而歎曰。善哉吾兩人者。今日機緣。正在錢羅漢堂。對庭前栢樹子矣。

予遊歷江湖十餘年矣。杖錫北經新邑。謁林宰。數語。便

知為禪門正宗。薰薰有出世之因。行願說願願度人。真得華嚴性理。濟世良方也。雖瞿曇再來。三聖重出。如是如是。若愚評

勸士說

國治已亥夏予以更建文廟事上請得允越仲秋告成諸生畢至於庭謁謝因告之曰諸生之來何為者夫子之化在於天下誰能自外而嚮予稱謝士之遊於學校如農之授田野如工之成事必在於肆如金之陶鎔必入於治田辟而不力則無望多稼肆列而不勤則利獲必寡處於治而罹謂之不脩福報今闕宮之寢毀堂振易其簡陋而務安其因仍諸生當爰是而思德貴夫日新亦惟學是程毋

古今文章盡此數句而奇篇括殊特似選之

言北方之學。崇其質實。少其精英。當使華實並茂。而文質彬彬。譬於天漢。日星披宣。譬於山川。雲霞斑璘。譬於家室。既該是壇。譬於梓材。丹雘是勤。文章之道。原本六經。渾渾灝灝。無如周秦。左國班馬。老莊列荀。寢食既久。變化有神。唐宋八家。法備英倫。蔚爲並列。錦繡紛陳。行爲國寶。守爲余論。若賦與詞。和平溫厚。風雅之遺。能者可爲大夫之選。與時閒之所推。既麗以則。亦正而葩。發乎性情而禮義自持。勿以雕蟲見嗤。而謂壯夫不爲。且士有爲經。有通經。非

但訓詁帖括以取世資所謂治經者必大小戴之於禮韓嬰毛萇之於詩董仲舒之於春秋京房之於易皆勞精以竭思伏生之於尚書以性命守之於焚燬煨燼之餘以傳來茲如是者方稱治所謂通經者必紛綸若井丹始奪席於講帷必一門之內五經兼舉若劉焮始淹通而無遺至如歷代之史綱鑑攷覈得失成敗較若列眉性理語錄言行之師學問淵源如水滙歸必使溫習有地辨質有期然後會其情通而致其精微予觀新邑之壤袗氣是尚一

采整每 從方類 以貧族 争競饰 是言羔 可役也 稍積乍 泰山下

朝之忿天水違抗反唇鬪爭頓戚快快士爲民之表望與
○天○襲○富○厚○卜○易○與○人○言○孝○悌○王○漸○遊○門○譜○者 反與人言
人子言當依於孝親與人子言當依於事長若王漸之於
孝○弟二分一○生一行乘上紀○異
里鄰苟有爭者造門而誦孝經音詞高暢斯敦族睦鄰而
俗脩禮讓毋梧檟不培而械棘是養毋伐異黨同而門戶
分褫遐者兵戈初定水潦相仍櫟觝之士往往多貧毋以
家累而隳志毋以謀利而兼營毋自畫而逡巡毋躐等而
騖繁進以漸也如由階斯升發以奮也如將飛之翼必振
鼓其勇行之志如日之方昇以謂其躁妄之氣如猛象是馴

既育方雖真養特入才但主子自然之謂不謂

養其沖和之度如時之當春毋既志於道而猶外物是徇必使人關其名不可得見其身視於陽鱎而不可誘於釣綸雖然精而進是尤未易言也今人之學倪爲如不終日

閒日退[illegible]私意杜絕[illegible]以參[illegible]座[illegible]

古人數十年去一矜持之抑抑終身主一敬守之勿勿問道於先達祇示以不妄語則諸妄無自而興見人能靜坐即以爲得其門而入若履康莊爲猶步趨之防躓若視顛木爲猶肉槃之虞凿危坐匡床屛處靜息若江河之方決若虚谷之應寂學顏氏之心齋坐忘做古德之脇不至席

至一旦炯然若迷途者知津而負重者作釋若披雲霾而忽覩白日如是者始可以當大任而不與時違豈但開卷而稱有益夫性命之學各在於潛脩而作用無方乃知為得力諸生勉哉尚未有極又何謝之亟於是諸生復前曰幸哉今日始聞是言矣敢不拜受載揖而出

此文擬退之進學解皆以韻語行於古文而奇縱之氣益不可掩然退之借以舒自己不平其肯矜激而近怨彭老則立意教人為新士下箴砭者尤為關係世教關

係世運之文 崔宣之評

訓農說

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本。凡為國者必重其民。凡為民者必重其食。草田多而辟田少。饑國之野也。野無曠則民乃嗇。故管子之言國之所務者五。其所謂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於藏。國之貧也。桑麻不殖於野。五穀不宜於地。國之貧也。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菓不備具。國之貧也。（觀古今皆然一樣）抑何其若覆新地而為是言也。民一年之計莫如樹穀。三年樹穀為一年蓄。不樹不蓄。一值饑饉之時。則妻子非其

附方有
山民種

有也。今新邑之民。所謂草田多而磽田少。不樹之穀。何以能蓄邑何爲而不貧乎。計爾百姓所謂不稼不穡之地。得
二者切中新民真病矣
非以苦水澇則苦沙莽乎。夫先王之治無棄土無棄民。蓋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然後知地之燥濕。其種各有所宜。因其宜而種之。斯無棄土。察其所宜。以教道之。斯無棄民。雖有沃土腴壤。不耕不耨。草其宅之。則猶石田也。善治農者。雖石田猶可耕。況非一石田者乎。今新邑之地。

薄土於石然上稱會聚真耕石面者

所謂水澇者瀰望皆是。按其始則皆良田荒而不治遂至於此。一邑之內生齒殷繁仰給者何限而堪此蕪曠耶夫所謂水澇者亦溝瀆不疏於隘郤水不安於藏之故也周方數畝之內則必擇地之尤下者以為洿池使有所瀦蓄田間不數畝即有溝洫使有所疏通多者洩之洩必有歸無至於漫浸歸者受之受仍不洩無至於漏卮是洿池溝洫者為澇計亦為旱計也若夫傍近河溝浸潤之地則必固其隄埒高其畦塍盈則掘塍以去水涸則踏水車以灌

○田水車之制原於馬鈞江南澤國一年有百餘日之雨而不苦澇穫數十百萬鍾之粟飽數千億兆之民皆賴水車以濟但此中不識耳水車之製比於挈水若抽鑿木為榜用力尤少而成功尤多凡人手之所倚者曰車倚立兩柱於地曰車樁人足之所踏者曰車樁樁所附者橫木曰車櫝櫝兩頭所跨者曰車耳車櫝之所賴以轉者曰車櫝托○凡六葉托之所遣而行者曰車括括用尺木薄而方片數不等皆所以括水上流也括之所以相連續絡繹如織者

用木徑尺曰羊蹄羊蹄所以相接處用木徑寸拴之曰蝨
拴既括水上泝矣水之所藏而上者曰車桶桶之旁有橫
木格之者曰龍舌車桶視田與水相去之高下定其長短
車桶底下之近水處亦有木六葉爲括所賴以環轉比車
橫托製相似而差小者曰車尾柁車尾槍與上車橫托相
呼應有殺關關然轟轟轆傳以一者象一氣也柱以兩者
象兩儀也柁之受足有八者象八方也托與柁各六葉者
以象十二月也圓轉不窮者象周天之運也邑累日兩則

潦累月不雨則旱地高則不鮮作水田毋苦旱地低則惲水田功多寧忍潦行水車之製則無論高低舉免旱潦之怨矣如是而水潦之土始無棄若平沙莽莽瀰望者殆半焉豈堪盡棄之乎吾鄉有草種宜於沙園者曰薯自外國來是本草之未及載百穀之未及詳百餘年來閩糧有之所全活八閩生靈者何可勝言其功倍於菽粟其為味甘生而食之有已渴之功比於梨藕蒸而食之有致飽之用逾於麰麥乾之麵之藏以卒歲委蔓菁菁沙長其形堅膩

再呼籲民又從而根深之民信實心爲作用

之土雖生不盈其地宜其種以清明前後其收以霜降後不經霜雪其時宜吾嘗為爾民致此種又授以耕耘收藏之法如是而沙莽之土始無棄爾民雖愚諒無有甘棄爾土者但作之不力耕之不勤亦與棄同耳昔蘇文忠記眉州風俗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

幽風圖桃源記盡在數筆中

淵明一卯卷日停雲歎

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洪濤。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至今見之。其和睦勤儉一段光景。依稀在目。如置身豳風與桃源間也。汝百姓其當效之。吾每親行田間。汝等有種粒未備者。給爾種。有牛具未備者。給爾牛。當為汝作春耕秋成之歌。歌曰。春日載和。東風且陶。吹我新禾。度阡越陌。饁餉相勞。式用笑敖。陰陰灌木。鳥鳴出谷。厥穀間關。水車斷續。以灌以溉。蓺我菽粟。越及涼秋。有稟

河誦作 生君都 淮祠作

西疇農功告脩是刈是穫崇答是謀于腊于膢澤之沮洳嘉穀以樹洲之沙莽有薯有芋肯酒告成樂我婦孺使歲時伏臘瓦盆注酒歌之亦可忘其苦而樂其樂也盤庚之教民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不昬作勞越其罔有黍稷汝百姓其知所自擇焉無忘教道之言無棄土是無自棄矣

后稷教天下之民稼穡疑翁父毋教新邑之民水車学磬功所及有大小其趣念則一也至於文之典悖雾似

周禮似管商叙東制處似考工記作田歌處似陶柴桑文章能事亦至此盡矣新民不文樂不可支但當誦樂只之詩酬祝使君耳

毛且菴評